

## 通識·烈火

化學三 吳耀中

通識是雕塑人文素養的搖籃，也是學子研究知識的真正開端。

知識是世界各類科學之名稱，但卻相互有關而成為一體，且各自有補足作用。古希臘雅典的教育注重博雅，才能成就西方通識教育之根柢。十九世紀哲學家德儒赫爾巴特更提出「多方面興趣」的學說，要求學生在專精之餘，更要博通。最近幾年，高科技之進步一日千里，知識囤積之豐富更今非昔比，一個知識份子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，已不太可能。當年哲學家康德在克尼斯堡講學，幾乎無科不教；這種景象，目前已不復見。各學者有專精的領域，隔行如隔山。遂使研究者相互孤離，不相聞問，甚至產生自我本位心理，藐視其他學科的研究價值，這是知識界的隱憂。

所以在我心中的大學教育，應該是以通識教育，來激發學生的求知領域，而不要學生閉門苦讀，專精一門科學。

記的大三下旁聽的通識課「醫學基礎概論」，潘懷宗老師開明見山的在課堂上告訴我們：「當你們進入到學術的殿堂裡，請隨時保持為甚麼的想法，實事求是，沒有事情一定是對的或一定是錯的…等等」，課堂之中除了專業的醫學常識必需學會之外，老師非常強調一件事：「做最好的自己」，我們不是一群躲在白色巨塔中的知識份子，既然是在大學學習人文素養，就去關心周遭的親人、朋友，在黑暗地方照亮別人，在別人需要幫忙時伸出援手，這就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素養。

另一堂影響我大學生涯的課程，是民主法治，指導老師沈莒達提到大學教育的任務，第一階段——訓練各階層各職業的服務人才，第二階段——要傳授、要專精且與企業和機關的研究室取得合作，而構成各種研究中心，第三階段——要成為社會政治、文化的領導。而培養服務管理和盡責的通才。

通識教育，若要因應社會所需就應該著重在這三個階段，然而現行大學教育薰陶下的學生，只知「守」，而不會「行」；只會「墨守成規」，而不敢創造格局；只想「安於現狀」，不敢有所突破；是我們應該要反省的地方。

徹底扭轉我人生觀的通識課且有過且過的分水嶺，是在大三上，有幸修到青年領袖學堂的課程，還記的第四堂課，林錦川校長的抗壓能力與挫折管理，初時，純粹以為校長是要教我們如何情緒管理，孰料我所得到的東西，卻遠遠超乎想像的豐富！

校長傳授人生的經驗：「人生沒有過不了的火焰山」，人生總是會遇到壓力，考試壓力、同儕壓力等，當我們面對壓力，如何面對、化解？要強化避免跌倒的能力，我想適當的壓力是促使自己前進的動力，相信天無絕人之路，只要勇敢面內心的自己，一切都會迎刃而解。

另一堂校友上課，謝子仁董事長的工作態度與敬業精神，老師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，對比早起的生活，我們實在是很幸福，更應該好好運用這些社

會的資源充實自己，今昔相比，老師以自身的經驗提醒我們要正視面對現實，從現在起要開始規劃自己的未來，替自己設下遠的願景，期許在未來能夠實現。老師提醒我們看事情的角度，不要用對錯評論，要用選擇評論，很多事情往往不如表面上呈現的那麼簡單，要懂得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。

在領袖學堂裡，每一位老師都具備不同的領袖特質，視野氣度是不同凡響，信手拈來，便是人生中跌跌綺綺的經驗談、應該注意的禮節、國際觀的分享，每一位都是活生生的傳紀——何況我還只是學生，在還沒畢業前就能得到每個老師珍貴經驗，是學生的福氣。

大師們的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但最珍貴難能者，莫過於那久經歲月淬煉蘊含在言語中的智慧，正因這些老師所見過的大風大浪，讓我們將來做事情更是事半功倍！我想，大師之所以為”大師”，其風範見識程度之廣博精深，旁人唯有望塵莫及的原因吧。

我們要知道通識教育所薰陶出的領導人，不但要能處「常」，更重要的是要會處「變」；不但要「隨和」，而且更重要的是「堅定」。總而言之，不但要會守成，更重要的是能「創造」。

走筆至此，我重又審思了大學所開辦的通識教育課程的目的，遂能知校方的用心良苦：我從這些通識課中學到主動學習的方法、獨立思考的能力、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骨氣、各種領域的迷人與探究的困難。不論是生活必須的常識也好、為生存加添質量的學問也罷；能對博雅教育產生熱情與理想，那我想是與愛情相近，即使慢了一點，也是非常美好。